駁案彙編

四川司

一起爲報明事曾看得眉州民黃啟勝戳傷服嫂殷氏身死一案先據四川總督策楞疏稱黃啟勝與殷氏之夫黃啟甲係同胞弟兄分居另爨素無嫌怨緣黃啟勝之母李氏病故黃啟勝以家道貧苦不欲開奠散孝黃啟甲不依強浼黃啟勝同往歐王布舖賒取布疋該價銀四兩八錢黃啟甲情願獨認償還嗣黃啟甲還銀二兩二錢下欠銀二兩六錢未楚黃啟勝因被歐王

逼討向黃啟用屢索無償欲令伊措還氣忿于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攜帶防夜矛鎗
至黃啟用家找尋伊兒拚命值黃啟用他出黃
啟勝欲抱其子朗兒抵賬殷氏不依爭鬧黃啟
勝遷怒殷氏起意殺害卽持矛鎗連戳殷氏胸
膛右胎膊左前肋項頸右臂膊等處殷氏跌倒
朗兒在旁哭喊黃啟勝又鎗戳朗兒右前肋左
後肋而逸殷氏傷重次早殞命朗兒傷輕平復
屢審供認不諱將黃一勝依謀殺期親尊長已

行律擬斬立決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凡勘問謀殺人果有詭計陰謀方
以造意論毋得據一言為造謀等語誠慎之也
且律載卑幼毆期親尊長至折傷者罪止杖流
而謀殺期親一長雖一無損傷罪至斬決則造
意謀命為定罪關鍵尤應詳審情節此案黃啟
勝故殺伊嫂殷氏承審各官因該犯供有欲與
伊兄黃啟用拚命一語遂將黃啟勝依謀殺期
親尊長已行律擬以斬決殊與定例不符且據

該督疏內據見證屍媳胡氏供稱上午時候黃啟勝手拏了鎗到家說公公不還孝布銀子要把小叔朗兒抱去抵賬婆婆不依與他爭鬧他就拏鎗把婆婆亂戳連朗兒都戳傷了等語是黃啟勝殺死殷氏屬實時當上午登門嚷鬧並無詭計陰謀情節自未便概坐以謀殺伊兒之罪如果該犯另有謀殺已行別情亦應審訊明確取具輸服切供事關斬決重辟不便含混率結應令該督再行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疏稱審明黄啟勝持鎗往與拚命原係欲圖嚇索布銀迨後伊姪殷氏不容抱姪反與爭鬧始一時起意戳傷致死實無預謀殺害兄情事將黄啟勝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應如該督所題黄啟勝除戳傷胞姪頭兒律得勿論外合依弟毆兄妻至死依凡論故殺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題十一月初三日奉

旨黃啟勝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一起為稟報等事會看得蒙城縣民王三酗死小對一案先據安徽巡撫張師載咨稱緣小對係王三之妻戚氏已故前夫李美生之子戚氏因貧無依再醮王三為妻小對年僅一齡議明隨母撫養長成為王三義子不許歸宗小對年已六歲係屬喑啞王三已懷厭惡適因之地耕種無力養贍戚氏常出外求乞小對在家每因乏食飢餓啼哭王三一時氣忿隨用麻繩捆縛小

對兩手用刀割其左胳膊流血小對嚇哭[illegible]
在地撒潑王三忿極又念小對口啞[illegible]益
頓起殺機隨用腳踹其偏右額顱顖門右額角
等處立時殞命王三隨將身軀斬八段內臟起
義塚因胳膊割有刀傷處所尋見係開隨解捆
綑將胳膊拘成兩節並將右胳膊骨拘折抛棄
地內冀圖犬食滅跡此王三歸家後其屍頸顱
胸肚脅膊腎囊等處果被犬食無存是晚伊妻
戚氏回家王三詭稱小對前往看娘矣日戚氏

尋至義塚目擊殘屍投保報縣驗訊審供前情
不諱其拘斷兩胎臍驗無血癊其為死後殘毀
而非生前支解已無疑義查律載故殺前夫之
子以凡論似以指雖同居仍得歸宗者而言若兩
無大功親則繼父之服期年與期親尊長相等
似難與凡人同科今小對隨母再醮已經養育
四載小對既無伯叔兄弟可依王三又無親子
是小對係不能歸宗之人應以乞養義子為斷
查比引律條內殺義子比依殺兄弟之子律杖

一白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達前來查律載毆妻前夫之子不同居者減凡人一等同居者又減一等故殺者以凡論等語是繼父于前夫之子毆傷僅得論減至故殺則恩義已絶無論得歸宗與否即當以凡論今此案被殺之小對係王三之妻隨帶前夫李美生之子王三因小對喑啞已懷厭惡後因無力養贍常令小對乞食啼飢該犯即繩縛兩手用刀割其胳膊又令小對暗哭撫養無益隨脚踏其

偏石頭門等處並斃其命迫既殺之後復殘毀屍骸拋令犬食希圖滅跡是王三之於小對恩義已絕自應依律以凡人定擬況小對既無伯叔兄弟實係孤子于法應得歸宗承祀乃該撫以小對不能歸宗引服圖兩無大功親爲繼父期服之文謂與期親尊長相等而以乞養義子爲斷比照故殺兄弟之子問擬杖流舍正律而輾轉比擬引條殊屬牽混事關故殺重案難以率結應令該撫按律改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遵奉部駁提犯研鞫
忍與原招脗合王三應改依故殺妻前夫之子
律擬斬監候剌字等因具
題應如該撫所題王三合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
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三
日題十五日奉
旨王三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餘干縣民陳功俚之父陳開士被陳善士用刀戳死陳功俚復毆傷陳善士身死一案據江西巡撫開泰疏稱陳開士係陳善士小功服兄陳功俚係陳善士緦麻服姪素無嫌怨緣陳開士陳善士同租水塘一口共灌田畝乾隆十二年秋間值天時少雨塘水乾涸陳開士於別港車水注入塘內以備灌救已田至七月三十日陳善士以塘係公用前赴車

水蔭來陳開士見而奪車攔阻兩相爭毆陳善
士即持插傘所用邊管刀戳傷陳開士左肋登
時斃命適陳功俚同弟陳新兆在于別坡肩水
望見奔救伊父業已氣絶陳善士見陳功俚等
奔至懼其報復即持邊管刀趕戳陳功俚值陳
新兆在旁遂執插傘車水棍毆傷陳善士胸膛
左右并胸膛下又掛傷右乳陳新兆旋即奔避
陳善士復執刀追趕陳功俚陳功俚情急隨執
所帶開圳鐵鍬向格毆傷陳善士頂心偏左復

又倒轉鍬柄毆傷陳善士肚腹左右陳善士仍
行趕毆陳功俚即以鐵鍬向下掃去致傷陳善
士右臁肕骨斷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陳功俚
與弟陳新兆毆傷陳善士致死雖各有致命傷
痕但陳功俚係最後下手應當其重罪將陳功
俚依律擬斬監候陳新兆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除毆死陳開士之陳善士已經身死不議
外應如該撫所題陳功俚合依毆本宗緦麻尊
屬死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陳新

兆合依毆本宗緦麻兄姊杖一百尊屬加一等律應杖六十徒一年該犯年未及歲照例收贖再該撫疏稱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若祖父母父母被有服親屬毆打止宜救解不得還毆有還毆者仍依服制科罪又乾隆五年刑部議覆御史劉芳藹條奏嗣後遇有姪毆親伯叔父母而其子救父情切毆死大功兄者若已死之人犯該絞決刑部照本犯應死而擅

殺杖一百徒仍枷號一個月請

旨乾隆八年大學士九卿議覆刑部左侍郎今陞左

都御史盛安條奏嗣後姪殺伯叔之案該督撫

依律審擬不得濫引成案以可否改為監候兩

請如果有情實可原者止令于本內將案情聲

明俟法司詳核題覆

旨定奪等因俱各通行遵照在案今已死之陳善士

係陳功但服叔固不得遽照殺死勿論之條而

於陳開士被毆幾斃之後毆打陳善士身死又

雖同救父情急一例援減但陳善士殺死功兄本犯應死陳功俚因父命被殺致死行兇之人實由一時情極雖陳功俚與陳善士服屬緦麻罪止監候與毆死親伯叔罪應斬決者不同然服制既減則毆殺之罪遞輕而致罪之由更屬情有可原相應附疏聲明聽候部議等語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卽時殺死行兇人者勿論此固指平人而言其律註內稱父母被有服親屬毆打止宜救解不得還毆若有

還毆者仍依服制科罪則又指父母被毆未至於死者而言若父母既被有服尊長殺訖其子即時殺死有服尊長律無明文惟查　臣部議覆御史劉芳藹條奏內嗣後遇有姪毆親伯叔父母而其子救父情切毆死大功兄者已死之人犯該絞決照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擬以枷杖其擬以枷杖者以本犯雖犯絞決究未毆尊長致死也今陳青士既將小功服兄陳開士戳傷身死已干斬決之條陳功俚目擊父命已斃慘痛

迫切隨用所帶開圳鐵鍬將緦麻服叔陳章

毆打身死較之毆親伯叔父母犯該絞決而其

子擅殺者其情更輕應即照子孫即時殺死行

兇人勿論之律照律勿論其助毆之陳浙兆并

予免議餘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十三年

七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上諭一道 秋審

山西司

一起為結狀事會看得文水縣民李治國扎傷石通身死一案先據署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稱緣李治國係石通嫁母高氏之子素無嫌隙乾隆二十八年高氏母子借住石通空房二十八年春間石通屢次催逼出房閏三月初十日李治國已租賃間壁房屋一間晌午正用刀裁紙糊窗尚未搬移石通復向高氏催逼出言不遜高氏氣忿用頭撞跌倒地石通手拉高氏胳

膊往外拖走致擦傷高氏左手腕腦後脊背高氏聲喊李治國聽聞趕至喝令放手石通叫罵不依李治國慮伊母年老受傷一時情急用刀扎傷石通左腿石通仍不放手用脚向踢李治國閃開復用刀嚇扎致傷石通右後脇釋手倒地次早殞命報縣驗訊屢審供認不諱李治國係石通同母異父弟並無服制應同凡論將李治國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署撫所題李治國合依鬬毆殺人

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依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署撫既稱高氏傷已平復房亦出還
應毋庸議等語應毋庸議再該署撫疏稱李治
國實因伊母年老被石通拖走受傷救護情切
因而扎傷石通身死與援例兩請之例相符相
應聲明候
旨定奪等語查例載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
實係事在危急伊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
於疏內聲明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等語今李治國之母高氏年逾七旬因借住前夫之子石通房屋被石通催逼出房出言不遜高氏因石通係伊親生之子氣忿用頭撞跌倒地石通手拉高氏胳膊往外拖走以致擦傷高氏左手腕腦後脊背等處皮破血出高氏聲喊伊子李治國聽聞趕至恐母年老受傷用刀嚇扎致傷石通左腿後脇越日殞命查與救護情切援例兩請之例相符相應照例聲明候

旨定奪尚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督撫將該犯李治國枷
一百流二千里照例追埋葬銀兩給付屍親收
領至該督撫聲明李治國之父只生該犯一子
家無以次成丁將應侍緣由先行取結聲明之
處應俟
命下之日行令該督撫照例辦理等因乾隆三十八
年十二月初九日題十二日奉
旨李治國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昨據刑部題覆巴延三審擬李治國扎傷石通致死一案以該犯救母情切照例兩請減等並聲明獨子家無次丁例得留養核其情節李治國因伊母高氏被同母異父之石通拉走擦傷手腕脊背李治國恐母年老傷重用刀嚇扎以致石通殞命實係救母情急已照議減等發落矣例載救親情切一條原因父母被人毆打勢在危急伊子聞聲救護實有迫不得已情狀因致傷人其情實有可原是以向例准於疏內聲明兩請候旨若其父

毋與人尋衅鬬毆其子踵至從而加功致斃人命是父子逞兇共毆並非情殷救護豈可不嚴究實情照律論抵若復巧爲援引開脫竟使濟惡重犯幸逃法網何以昭勅法之平又獨子養親一條定例必先查核死者並非獨子而兇犯實在家無次丁方准聲請然亦須覈其情節本輕又毫無別故者始可照例援請至其中案情稍重雖經聲請不准留養者前經朕以此等尚非謀故重情常赦不原曾降旨俟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量爲未

減亦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是於
明愼用刑之中更寓法外施仁之意第恐愚民無
知恃有留養之例凡係獨子動輒輕身鬭狠易罹
法網是隨案辦理留養非惟無益而且害之與其
急於縱釋而民輕犯法何如稍加愼重之轉得矜
全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此兩項案情務須確
覈罪由審酌至當妥協辦理毋得意存姑息以副
明允協中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直隸司

一起爲奏明事會看得吳橋縣沈萬良毆傷王廷修身死一案先據直隸總督周元理咨稱緣沈萬良與王廷修同村居住素相認識沈萬良之父沈三曾於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夜因赴王廷修家行竊被王廷修赶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至死例擬徒限滿安插在家彼時沈萬良年尚幼穉迨後年長經伊母沈呂氏告知前情沈萬良心生氣忿欲

為伊父報仇因王廷修先已出外貿易不得報復迨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王廷修貿易回籍沈萬良起意報復至六月初二日傍晚時候沈萬良自地回家適王廷修因場内割有禾稼赴場看守行至村口與沈萬良撞遇沈萬良欲乘機謀害即于是夜更餘時分獨自一人潛赴王廷修場内見王廷修仰面卧地就拿鐮用鐵鐝向砍數下致傷王廷修顋頰連額顱右眼并鼻梁偏右處所並時殞命沈萬良因父仇已報

情甘抵罪即于次日赴縣投首登明原案審晰
前情不諱將沈萬良依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
本犯擬抵後或遇
恩赦免死而子孫報復將本犯仍復擅殺者杖一百
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部經
臣部查子孫復仇之文載在律條係指本告官
者而言至事已到官案經擬結其抵償者固無
可復之仇即本犯例不擬抵而國法既伸私恨
可泯若猶許其挾仇報復將後此親親相仇無

有已時殊非辟以止辟之道臣部于乾隆十四年廣東省曾朝宗復仇毆死曾亞二及二十七年河南省智洪義復仇殺死趙倉案內節奉

諭旨以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相報復其仇殺之端漸不可啟

訓示周詳當即通行各省欽遵在案今沈萬員之父沈三黨夜行竊王廷修家被毆致死王廷修按例擬徒限滿回籍事已完結沈萬員于十餘年後蓄意報仇私攜鐵鍬秉閒將王廷修砍傷斃

命細核案情沈三行竊指捕本係有罪之人王
廷修問擬杖徒已伏擅殺之罪法非應抵義不
當仇乃沈萬貫輒復懷恨將王廷修兇毆致斃
著謀害命按律自有專條今該督等以其謀殺之
罪轉引子孫復仇之例問擬滿流是王廷修以
事主毆死竊匪既伏擅殺之罪于先又罹仇殺
之禍于後而逞兇撓法之沈萬貫反得藉口復
仇置身寬典于法于情均未平允應令該督另
行照律改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奏奉

旨此案沈萬昆之父沈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主王廷修知覺赶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至死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應抵義不當仇乃伊子沈萬昆於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王廷修乘機殺害該督援照子孫報仇之例擬以杖流經部議駁甚是從前各省辦理復仇之案如廣東省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復戳死曾士標之子曾亞二律擬斬決朕特明降諭旨改為絞決又何

南省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問擬絞
候智洪義積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
卿閣臣于勾到招册內夾簽聲明又經朕明降諭
旨通諭問刑衙門以我朝明罰勑法審慎周詳生
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行報復況國
法既彰則私恨已洩仇殺之端斷不可啟訓示最
為明晰即子孫復仇之例若因伊父死於非命而
兇手竟得漏網寃無可伸其復仇猶為有說今沈
三原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繞案則國法已伸

王廷修即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逞兇故殺即應照故殺律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將來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挾其私忿藉口復仇逞兇撓法何所底止豈辟以止辟之義也耶周元理引律不當着飭行此案着照部議交周元理另行照律改擬具題並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欽此駁擬去後旋據該督周　疏稱查沈萬良之父沈三行竊拒捕本屬有罪之人王廷修問擬杖徒已伏擅殺之罪乃沈萬良于十餘年後復敢挾

仇將王廷修謀害身死屬不法者將該犯照子孫
復仇之例問擬滿流誠如
聖諭所指得挾其私忿藉口復仇是況擾法何所底止
自應照律更正將沈萬員依律擬斬監候照例
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題沈萬員合依謀殺人
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
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旨沈萬員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貴州司

一起為報明事看得安化縣民羊古祖戳傷張大盈身死一案據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疏稱緣羊古祖與張大盈素識無嫌羊古祖有地名馬蓉君山土與張大盈家鐵拕地毗連以分其嶺路分界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內羊古祖之父羊仰用因地內栗穀菁熟恐賊偷割在分界嶺路內挨近張大盈土旁搭蓋草棚每夜同子羊古祖住宿看守是月二十日午後張大盈僱妣張

士國在地收割稞絲張士國先已挑回遂牟仰
用亦往地內看視聚毆張大盈驚其占界牟仰
用以斷擀草棚守穀拉排開占毆張大盈立
欲拉毀牟仰用爭阻張大盈輒用挑貫稞絲未
棍毆其左肐肘牟仰用順取棚內防夜鐵鎗與
柄回毆被張大盈格落在地俯身拾取張大盈
復棍毆其左臂膊仆跌倒地磕傷頂心顖門及
右肩上乘勢按住行毆牟仰用之子牟占祖在
鄰田收割聞鬧趕視見父被按打頭面流血一

時情急節拾鎗戳傷張大盈左脚脚𨂝張大盈
仍不放手牟占祖復用鎗順戳囊其護痛走開
不期中傷張大盈谷背倒地牟占祖即扶伊父
回家詎張大盈傷重是日殞命驗訊前情不諱
將牟占祖依律擬絞監候聲明救父情切等因
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牟占祖合依鬭毆殺人者
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並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等因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一日題初三日

奉

旨向例救父情切之案許于疏內聲明雙請此指父母無故被人毆打勢在危急其子救護情切者而言今此案牟占祖之父牟御用因古炅搭棚爭理本不直且與張大盈爭毆輒取鐵鎗柄還擊及仆跌倒地致被張大盈棄鎗按毆而牟占祖聞聲趕往拾取鐵鎗連戳幾命此乃子幫父毆殺人豈得謂之救父本不當援雙請之例況殺人者死

其罪本應抵償而此等案情卽擬以緩候亦不至入于情實數年後或改可矜或議減等原不在秋審應勾之例何如將該犯圈禁數年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何必急于曲貸乎且寬例過多恐民益無畏忌輕於犯法是以近年鬬毆殺人之案愈多是此例實無當於辟以止辟也著交刑部另行定議嗣後如遇父母實係無故被人毆打其子趨往救護因而傷人致死者該部卽照減等之例定擬具題若有父子素日尋毆鬬情形卽不得謂之救護

止當照鬭毆律問擬毋庸議減所有聲明雙請之
例竟宜刪除請交該部即另行定議具奏此案即照
新例行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權衡庶獄公當不移實非臣等愚昧所能見及
臣等現將救父情切之例酌議應減不應減立
定科條並原例兩請之文亦行刪除另擬具
奏今牟占祖因伊父牟仰用古與搭棚與張大盈
爭毆輒舉鐵鎗柄還擊及仆跌倒地致被張大
盈按打該犯即聞聲趕往拾鎗連戳張大盈斃

命此係子幫父毆殺人實不得謂之救父牟占
祖應照新例即依鬭毆殺人者絞律擬絞監候
秋後處决毋庸援例兩請該撫疏稱牟仰用傷
巳痊愈所搭草棚巳飭拆毀各照舊貿管業張
士國勸救不及無干省釋等語均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奏奉
旨前因刑部議覆陞任貴州巡撫圖思德審擬安化
縣民牟占祖戳傷張大盈身死一案將牟占祖依
鬭殺律擬絞監候并聲明救父情切援例兩請朕

核閱案情因其子助父毆打戳斃人命不得謂之救父不宜援例雙請辦理未爲允協是以降旨令該部另行定例具奏今據奏原例載稱人命案內如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伊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于疏內聲明兩請其或與人角口故令伊子將人毆死或父母與人尋鬭毆其子助勢共毆斃命俱仍照律科罪不得概擬減等等語向例原屬分明今牟占祖戳傷張大盈一案正與子助勢共毆斃命之條相合本不應雙請刑

部于圖思德雙請之處未經查照定例駁正遽聲明雙請自屬錯誤年古祖禱改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此條舊例既已分晰詳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惟當按例妥辦毋庸另行改定欽此

湖廣司

一起為傷縊弟命事會看得攸縣民歐陽奉舜推跌陳祖爾身死一案先據調任湖南巡撫李湖疏稱緣歐陽奉舜係陳祖爾緦麻表弟素好無嫌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歐陽奉舜堂姪歐陽衍祖同陳祖爾俱向劉卜彥糴有穀石歐陽奉舜之父歐陽文安向歐陽衍祖借穀一石二斗四日歐陽衍祖與同歐陽奉舜父子前赴劉卜彥生上量挑適陳祖爾在彼量穀歐陽衍祖欲

令完畢二石給歐陽秦舞父子挑回陳祖蘭不依歐陽文安斥詈陳祖蘭出言頂撞歐陽文安掌批其頰陳祖蘭隨與歐陽文安扭結出門失足下塘歐陽文安釋手陳祖蘭左手將歐陽文安拖溺入水歐陽秦舞出而救阻將陳祖蘭左手拉開陳祖蘭仍用右手向歐陽文安毆打歐陽秦舞扯住陳祖蘭衣服一推陳祖蘭側跌勸邊墊傷脊膂筋脇經隣人譚秦雲勸散歐陽文安乘空上岸距陳祖蘭受傷內損吐血至四十

四年正月十八日殞命報縣驗訊通詳旋據犯父歐陽文安以陳祖蘭實因痰厥病發身死並非歐陽奉舞推跌內傷致斃赴司控告檄提犯證審供不諱查歐陽奉舞將陳祖蘭推跌墊傷吐血其爲內損無疑自應照破骨傷一例保辜以五十日爲限陳祖蘭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受傷至四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身死除去十二月小建歷限二十三日尚在辜限之內陳祖蘭係歐陽奉舞外姻緦麻表兄將歐

陽奉釋依毆外姻緦麻兄死者斬監候律擬斬
監候等因具題當經臣部查例載人命案內如
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伊子救護情
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明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其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主令伊子將人毆
打致死或父母與人尋釁鬭毆其子踵至助勢
共毆斃命俱仍照律科罪不得概擬減等等語
又臣部於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三日議覆貴
州安化縣民牟占祖戳傷張大盈身死一案恭

奏

諭旨以卑占祖乃子幫父毆殺人不得謂之救父本不當援雙請之例着交刑部另行定擬嗣後如遇父母實係無故被人毆打其子趨往救護因而傷人致死者即照減等之例定擬若有父子幫助毆斃情形即不得謂之救護止當照鬬殺律問擬毋庸議減等因隨經 臣 部覆奏又奉

諭旨以舊例既已分晰詳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惟當按律妥辦毋庸另行改定欽此當經通行在案

是辦理此等案件其有父母尋釁鬬毆其子幫助毆斃人命者卽不得以救護遽行雙請若其父母無故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伊子趨往救護因而致斃人命者卽應依律問擬仍照例於疏內將情節聲明請

旨定奪此案歐陽奉彝推跌緦麻表兄陳祖蘭內損身死之處詳查供看緣歐陽奉彝之父歐陽文安係陳祖蘭母舅歐陽文安因伊甥陳祖蘭不為先量穀石斥詈其非陳祖蘭輒出言頂撞毆

陽文安拿批其頰陳祖蘭即與歐陽文安扭結出門失足下塘歐陽文安業已釋手詎陳祖蘭左手將歐陽文安按溺入水歐陽奉舞出而救阻將陳祖蘭左手拉開陳祖蘭仍用右手向歐陽文安毆打歐陽奉舞扯住衣服一推致陳祖蘭跌墊內損越二十三日殞命是陳祖蘭兇橫犯尊既將歐陽文安按溺入水復用手向毆維時歐陽文安生死介於頃刻正屬事在危急其子歐陽奉舞趨往拉救不開因將陳祖蘭扯衣

推跌伊父方得乘空上岸其為情切救護實無疑義乃該撫於疏內並未聲明若謂歐陽又安先曾將陳祖蘭掌批而該撫疏稱並未成傷且以小功尊屬毆卑幼亦律得勿論與凡人鬭毆不同即歐陽秦舞後推陳祖蘭亦止於救解並未毆打是此案既無父子共毆情形而歐陽秦舞情切救父之處自堪矜憫今該撫但將歐陽秦舞依毆死外姻緦麻兄律擬以斬候而於該犯救護情切之處並未聲明殊與例義未符等

因題駁奏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行文該撫去後茲據湖南巡
撫劉墉疏稱查歐陽奉舞實係情切救護且其
推犯亦屬救解與祖父被毆係內律註所稱還
毆不同亦無父子共毆情事與兩請之例相符
將歐陽奉舞仍依律擬斬監候併聲明該犯係
救父情切可否減等請
旨定奪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歐陽奉舞合依毆外姻緦

麻兒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查例
載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
急伊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明
　　　　　　　　　　　　　　　　　　　　　　　　
　　　　　　　　　　　　　　　　　　　　　　　　
　　　　　　　　　　　　　　　　　　　　　　　　
　　　　　　　　　　　　　　　　　　　　　　　　
　　　　　　　　　　　　　　　　　　　　　　　　

　　　　　　　　　　　　　　　　　　　　　　　　
　　　　　　　　　　　　　　　　　　　　　　　　
　　　　　　　　　　　　　　　　　　　　　　　　
　　　　　　　　　　　　　　　　　　　　　　　　
　　　　　　　　　　　　　　　　　　　　　　　　

爰例兩請候
旨定奪等語此案陳祖蘭將歐陽奉舞之父歐陽文
安捻溺入水歐陽奉舞出而救阻將陳祖蘭左
手拉開陳祖蘭仍用右手向毆事在危急歐陽
奉舞情切救護用手推跌磕傷致陳祖蘭內損
殞命與救護情切援例兩請之例相符應照例

請

旨定奪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撫將該犯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死者之家營葬該撫原疏內既稱歐陽文安係陳祖蘭外姻小功尊長因陳祖蘭出言頂撞掌責並未成傷照律勿論外其圖脫子罪妄行呈訴合依獄囚已招伏罪本無冤枉而囚之親屬枉訴者雖止杖一百律應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等語應如該撫

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題二十五日奉

旨歐陽秦鏗斃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欽此

廣西司

一起為遵

旨核擬具奏事會看得岑溪汛隊目溫經章挾嫌串通兵丁謝朝等捏稟把總鄒廷秀與梁謝氏通姦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吳虎炳咨緣溫經章係岑溪縣人在梧州協左營食糧充撥岑溪汛隊目已歷多年謝朝張秉不均係岑邑汛兵鄒廷秀係經制把總乾隆四十一年內撥防岑溪汛該弁束兵嚴厲接待頭目不假辭色四十二年

正月內鄒廷秀派温經章謝朝修葺合城門鎗架遲久不依即將温經章等斥詈不完又不發價兼曾採買雞鴨茶葉先後差兵張秉才温經章之子温原新挑送至府城該弁家收用復將守隘散兵鄭有陞拔作管班兼管買辦相待頗優温經章遂懷怨望計圖傾陷報復謝朝亦曰被詈懷恨張秉才因派挑馬槽板並塞籬笆二事與鄭有陞爭吵不睦迨五月二十五日係鄭有陞生辰伊妻周氏向義妹祭謝氏借衣當錢

買備酒殽與夫做壽並留酒饌候鄭有陞食畢赴衙門伺候邀請謝氏到家酬情因醉睡臥比及酒醒城門已閉不能出城回家周氏因伊夫在官值宿即留謝氏過夜同寢是夜二更張秉才之妻梁氏聞鄭有陞家走動聲息告知張秉才起視並無影響是晚溫經章往看塘魚從鄭有陞門首經過聽聞謝氏在內住宿疑係鄭有陞引誘至家與鄒廷秀通姦欲乘機稟報洩忿又思必須將通姦之事傳揚或令鄒廷秀聞知

畏懼以便挾制郎自造鄧廷秀至鄭有陞家與
謝氏姦淫等語于二十七日命伊幼子温五弟
書寫白帖二張知謝朝亦恨鄧廷秀張秉才與
鄭有陞有嫌傍晚時邀張秉才謝朝至家告知
欲禀鄧廷秀情由並稱見謝氏與鄧廷秀通姦
已辦下白帖次早丟放城門口只令張秉才拾取
送給鄭有陞觀看使之禀知鄧廷秀併囑將白
帖收藏以便于事發時作據具禀張秉才悄事
謝朝亦因謝氏係伊姪女勸勿舉動温經章意

謂具稟都司即將鄒廷秀家處了事當令張貢才等不必怕事有事伊自擔當張秉才即各允從二十八日早溫經章用紙包裹白帖丟棄城門口張秉才即往拾取送與鄭有陞觀看鄭有陞未知就裏告知帖內所言事無影響處令持回銷燬勿致傳揚滋事張秉才將白帖持回交伊妻梁氏塞在壁縫中溫經章又將帖內詞語暗行吐露使人傳說鄭有陞聞知疑係張秉才宣揚污衊即于六月十三日稟知鄒廷秀鄒廷

秀諭令訪確另覓嗣于十八月鄒廷秀傳集各兵演習鳥鎗新式張秉才鎗架不合責并欲行責處經衆兵求免而散張秉才退有怨言鄒廷秀聞知憤及鄭有堅前覓匪言即喚張秉才至公館詢問造言傳揚情事張秉才不認欲取棍責打張秉才畏責跑走鄒廷秀令鄭有堅鎖挐鄭有堅攜鍊赶至張秉才家張秉才慮干重責即逃出城因鄭有堅尾追情急投水經謝朝撈起背回是日下午梁氏見夫水淹發昏出街怨

罵鄭周氏留宿惹事鄭有陞咬禀追逐至麥
事轟傳温經章知事已昭著卽約謝朝赴代書
譚作廷處令其照語書寫禀于六月二十四日偕
赴都司衙門禀報彭都司常德已先有風聞差
頭目許坤赴麥岡訪謝氏之姑林氏聞知伊媳
謝氏與鄰廷秀有姦羞忿難當卽令伊姪趙忠
赴府告知伊出繼異姓之子左營兵丁梁德令
其具呈休妻梁德不及查察亦卽具禀都司常
德傳喚弁兵等訊問供詞支吾禀知梧州協副

將將弁兵暫革頂戴稟報督憲委員提犯覆加
研訊據供前情確鑿反覆究詰把總鄧廷秀實
無與謝氏姦淫情事溫經章等與鄧廷秀亦並
無別有嫌怨及另有同謀之人矢口不移似無
遁情查隊目溫經章因被本管把總鄧廷秀辱
詈輒揑造鄧廷秀與兵丁梁德之妻謝氏通姦
情事令伊幼子書寫匿名白帖與兵丁謝朝張
秉才同謀拾帖傳播又以官姦兵妻等詞與謝
朝出名赴都司衙門稟報以圖傾陷報復甚屬

刁妄查温經章雖爲造匿名字帖並未投報到
官温經章除誣稟把總鄒廷秀姦所部之妻按
律罪止滿徒輕罪不議外應照將曖昧不明姦
贓情事汚人名節報復私仇例擬軍温經章汚
衊本官情罪較重應發黑龍江披甲人爲奴謝
朝張秉才聽從傳播稟報均應減一等杖一百
徒三年譚作廷擬杖等因咨部經臣部查律載
投帖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者絞監候註云
雖有匿名文書尚無投官確據者不坐此律等

語此案隊目溫經章因被本官把總鄒廷秀辱詈挾有夙嫌輒揑造鄒廷秀與兵丁梁德之妻通姦書寫匿名揭帖令張秉才拾獲傳播蔓圖報復復將帖內情節出名赴報等情查溫經章係把總鄒廷秀本管隊目乃因挾有夙嫌憑空揑造鄒廷秀與梁德之妻通姦情事書寫匿名揭帖丟放城門串令張秉才拾獲送給鄭有陞觀看輒囑令張秉才收藏事發伊即照樣具報可作憑據迨後復以帖內情節出名作禀與謝

朝廷報將張梁氏所收匿名白帖擬轉查出送
與都司衙門審屬目無法紀未便僅照汚人名
節例擬遣致滋覺縱事關生死出入碍難率覆
應令該撫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
咨駁去後今據廣西巡撫疏稱提犯覆訊據供
前情不諱查温經章挾嘗辱之嫌憑空捏造姦
情匿名揭帖令張秉才拾獲傳播冀圖報復又
將帖內情節出名赴報實與投官無異前將温
經章照汚人名節例擬遣誠有未協温經章應

比照投帖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謝朝張秉才聽從傳播合依爲從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餘悉照原擬完結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溫經章應照投帖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犯匿名揭帖汚衊本官實屬險惡應照例赶入本年秋審辦理該撫既稱謝朝張秉才聽從傳播合依爲從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該撫
前咨內稱代書譚作廷率爲代作呈詞應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革退代書把總鄒
廷秀役使張秉才至府往返四日溫原新往返
十一日共計十五日照律每日追雇工銀八分
五厘五毫共應追銀一兩一錢八分一厘五毫
入官鄭有陞並未勾引謝氏通姦其將傳聞姦
淫之語稟告鄒廷秀因事涉已身不容不稟亦
非挑唆滋事應與誤信傳揚遣趙忠往告伊子

梁德保妻之林氏及聽從往告之趙忠并具稟之梁德均請免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六日題報具奏初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

欽差大學士公阿桂河南巡撫富勒渾奏光州民蕭

芳誣告武生祝萬青等起會誦經煽惑居民審

擬治罪一摺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該臣等看得據

欽差大學士公阿桂河南巡撫富勒渾奏稱准都察

院咨河南光州民蕭萬載呈控武生祝萬青等

起會誦經煽惑居民一案于乾隆四十七年二

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德保等奏河南光州民蕭萬載在都察院衙

門呈控武生祝萬青于家祠内起會誦經煽惑居

民伊父蕭芳在州呈首該州知州指爲誣告學

官監禁並不究明聚衆誦經各確情甚違例偏對

隱匿不解等因諭飭交河南巡撫將所控情節隸

公審辦等語地方遇有誦經結會煽誘愚民之事

自應嚴查究辦若挾嫌訐控復借並無關礙字句

指爲悖逆不法希圖聳聽惟理此風斷不可長即如該犯供內稱祝萬青家祠匾額云豆登常新又對聯內有吾祖吾宗貽厥孫謀君裔君子增其式廓字樣指爲違礙古人籩豆登鉶即如今之磁盤木碗尋常通用之物豆登二字並非專屬宗廟至宗祖孫謀尤係習聞習見常用之語烏得指爲違礙此等匾對雜湊字句謂爲文理不通則可指爲語句違礙則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朕豈肯爲此已甚乎 此案所控情節看來

竟屬險詐誣罔斷不可因此拖累無辜致長刁風至所稱該州知州不爲審理之處若果有曲爲袒護不行審辦情事自應秉公查究着將該犯迅速解往河南交大學士阿桂會同巡撫富勒渾提集案犯秉公查審按擬具奏並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不可長誣告刁風欽此正在行提一干犯證間據直隸總督鄭大進咨稱原告蕭鬲載解至定興縣地方乘間脫逃現在飭緝等因臣富勒渾當即飛飭該州選派幹役嚴密踹緝務獲云

後嗣據按察使王站柱提齊犯證經卷並起獲
經卷疏備木主屬對等項解送至王責蕭萬載
雖尚脫逃未獲而此案總係蕭芳首先呈控案
訊明確鑿可定案遂提犯隔別逐加研訊緣蕭
芳係光州廩生伊子蕭萬載買從祝萬青習學
騎射因不服管教為祝萬青逐出蕭芳因此挾
恨該處村俗相沿每于正月內玉皇生辰延請
道士唪誦經卷祈穀應于乾隆四十五年五月
內田禾望澤祝萬青賀瑄等共邀道士賀德名

等在關帝廟念經祈雨獲沛甘霖秋收豐稔次年正月賀瑄與祝萬壽等商定仍延道士賀德名等九人在關帝廟內念玉皇三官經各一藏酬神還願並各自追薦祖先因卷數繁多村衆分日按卷認念各出經錢蕭芳晃祝萬壽等請人在廟念誦玉皇經懺及前嫌遂指爲創建皇極經會并稱祝萬壽等祠內未俱描畫龍文及扁對違碍不法等情在訓導孟如琰處呈首經該訓導會同署吏目項國棟前往廟內起出

道家所誦玉皇三官等經通誠疏稿及念經
姓名年貫錄出簿數目簿籍並至祝萬青祠堂
內查起木主匾對移交該州審訊經署知州馮
鼎高親赴祝萬青祝萬秫家逐細搜查並無不
法經卷字跡提犯審訊錄供詳報臣富勒渾隨
即批交兩司會審祝萬青並非邪教實係蕭芳
挾嫌誣告應依律反坐革去衣頂監禁議擬詳
解臣富勒渾復經提犯親鞫無異正在繕摺具
奏間蕭芳之子蕭萬載即赴京至都察院衙門

呈控此誦芳控告祝萬青之原委也查祝萬青等雖係沿習鄉俗于歲首祈禱延道唪經並非傳習邪教但既聚集男女百餘人祝萬青等又係會首恐不無斂錢圖利情事嚴加究詰據祝萬青等堅供實係祈雨靈應念經酬愿其餘村衆應出經資他們各人自已交道士收受我們並不經手那有斂錢的事道士年庚簿內雖有婦人姓氏郄都教子姪來廟代拜是以簿內有代行禮男某人字樣可見並沒有婦人入廟至

簿內開載姓名雖有百十八每分原止行禮的一人到廟又是挨日分念不是他的日期也不到廟如何說是糾衆聚衆若說夜聚曉散就該日裏不念那日更有去拏正是晌午時分爲什麽道士賀德名們俱被當場拏獲並沒有一個婦女在廟內呢求詳情等語復隔別提訊同在會內之鄉農王璧賀瑄等十八人及道士賀德名等九人所供俱屬相符檢查所起經卷均係道家應誦之經疏表亦係俚俗祈禱之詞並非邪

教質訊蕭勞亦止稱祝萬壽等在關帝廟內約道士念經禮拜名爲衆人求福實則歛錢射利原不能指出邪教憑據所以原呈內卽有不敢指爲邪教一語就是皇極經會名目亦係隨手揑造的請其祝萬壽等有何違悖不法據蕭勞供稱家祠堂內木主描畫龍鳳顯係僭妄其匾所刻豆登行葦字樣詩經上是周天子祭宗廟的詩不該引用王對句違礙處如緒承中冓士豈是庶民所能承受增其式廓詩經上係稱

文武德當天心大啟土宇貽厥孫謀亦係贊美
周室祝萬壽等如何僭用呢復訊祝萬壽等供
祠堂內木主係祖先留下的描畫龍鳳想不過
是希圖好看的意思尋常人家器皿及神牌上
也有描畫的那匾對已懸掛多年不知係何人
代作我係武生文義不大通曉實不知語句有
無違礙復詰訊蕭芳以古人籩豆登鉶即如今
之磁盤木碗尋常通用之物豆登二字並非專
屬宗廟至祖宗孫謀尤係習聞習見常用之語

息得指爲悖逆該犯俯首無辭自認挾嫌誣告
冀圖洩忿不諱至蕭澍載在京所控該州知州
不爲審理一節查此案該署州審訊後當即錄
供通詳臣富勒渾接據該州稟報因事關邪教
有無虛實例應研審當即批飭按察使會同布
政使行提一干犯證同衛籍經卷以及匾額等
項一并押解至省節次研訊究出蕭澍誣控各
確情依律擬以反坐審擬押解臣富勒渾自
回省會經親提覆訊俱有案卷可查並非不爲

審辦復詰問蕭芳以伊子蕭萬載赴京控告必
係伊主使前往蕭萬載現在逃往何處諒必知
情據供我兒子上京控告不過因父子私情見
我要問反坐的罪心中着急所以去的至他在
路上脫逃相去甚遠實不知逃往何處反覆究
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將蕭芳依律擬流從重
發往新疆嚴加管束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
十里如徒役三年又律載左道異端煽惑人民

爲首者絞監候各等語今蕭芳先與祝萬青兄弟挾有微嫌因其歲首遺屬延道唪經輒以祝萬青刻上皇極經會歲承斂錢之語呈控告所控得實祝萬青罪應擬絞今審屬虛誣蕭芳應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但該犯挾嫌計控牽拖累無辜二十餘人往返審解又借尋常習用並無關礙字句吹求指摘以爲悖逆不法希圖聳聽若僅依律擬流加徒實不足以蔽辜應如大學士公阿桂等所

奏將蕭芳革去衣頂從重改發新疆查該犯險
詐誣罔情節可惡應將原擬安插管束之處改
爲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以示懲儆在逃蕭
芳之子蕭萬載應令該撫並直隸總督各飭所
屬嚴緝獲日另結又大學士公阿桂等奏稱祝
萬青祝萬楊邀約道衆念經酬愿例所不禁應
免置議所有起出之經卷疏簿本主屋對等項
交原主領回再蕭萬載原呈稱本省審辦各員
將伊父反行拘禁今既審明實係誣告是蕭芳

例應禁押審究承審官尚無不合亦無袒護不
辦情事應毋庸議等語均應如所奏完結爲此
謹
奏請
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